

评书

西汉

第二集

丁建中 整理

韩信挂帅

87

评书《西汉》
第二集
韩信挂帅
Hanxin Guashuai
丁建中 整理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丹东印刷厂印刷

字数:228,000 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11 $\frac{1}{16}$ 插页:2

1986年9月第1版

1986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1,500

特约编辑: 宫钦科 插图: 潘树声
封面设计: 安今生 责任校对: 潘晓春

统一书号: 10158·1048 定价: 1.50元

8523112

目 录

第 一 回	张子房火烧栈道	1
第 二 回	执戟郎直言上疏	29
第 三 回	烹韩生张良卖剑	51
第 四 回	大散关章平奉承	83
第 五 回	杀樵夫店中题字	120
第 六 回	招贤馆会见总裁	145
第 七 回	出考题韩信答辩	166
第 八 回	萧相国上殿荐贤	184
第 九 回	连廩官算粮查库	203
第 十 回	银安殿三次荐贤	228
第十一回	萧何月下追韩信	252
第十二回	疑韩信夜探书房	276
第十三回	献角书金台拜帅	302
第十四回	释樊哙帅府当差	321

第一回 张子房火烧栈道

这部《韩信挂帅》，是《西汉》的第二部，紧接《张良扶汉》。《张良扶汉》，说的是“始皇遇刺”、“张良纳履”、“鸿门宴”等故事。这部《韩信挂帅》，说的是“张子房火烧栈道”、“韩信弃楚归汉”等热闹情节。

上部书《张良扶汉》，最后一回说到张良送刘邦上南郑，过了孤云山栈道，兵马歇息的时候，张良说明自己要回去为汉王继续办三件大事，并背地说服萧何，必须火烧栈道。这一切都安排好了，张良才跟汉王分手。

您看过第一部，可以接着往下看；没看过的，可以从这部开始，因为书中的故事情节，既有连续性又是相对独立的。

闲言少叙，书接上部。话说刘邦与张良分手之后，带领着十万大军向南郑进发。刘邦心想：自从两路伐秦路过韩国，把张良借到我帐下为谋士以来，真为我出了不少的力气。如今他又回去给我办三件大事，这三件大事要给我办成了，将来跟项羽争天下可就……刘邦想到这儿，就听后面有人喊：“大王啊！可了不得啦！”

“何事惊慌？”

“您看，孤云山上着火了！”

“啊！”刘邦回头一看，可不是么！孤云山上火起来了，这火越着越大，说声：“哎呀！这是栈道着火了。”

“大王啊，这下子咱们全完了，就这么一条要命的道，咱们东归没有希望了！”

说罢，众人大哭，为什么呢？大家都是由栈道上走过来的，这三百里栈道是用木头修的，这一烧，得哪年能修好哇？完了，父母、妻子，这辈子再也不能见面了，能不哭吗？有的哭着哭着骂上了：“这栈道怎么会着火呢？这一定是张良放的火，这是边走边烧啊，不然，怎么越着越大呢？张良呀张良，你可太狠了。你这一烧栈道使多少人骨肉不得团圆呀！张良啊，你可损透啦！”

众将一骂，刘邦也跟着骂上了，萧何在旁边乐了：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“萧何，你笑什么？”

“大王，我笑张良看的真到哇。”

“怎么看的真到哇？”

“张良事先就料到您会骂他的。果然不出所料。大王您别骂了，张良烧栈道跟我打招呼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跟你打的招呼？”

“他临走时不是说，跟我有几句话么，我们两人就到山下没人的地方，他跟我说了，他说他往回走时得把栈道烧掉。我一听就急了，他说这栈道留不得，留着，对汉家有三害；烧了它，对汉家有三利。张良说得对呀！这栈道是得烧。第一，咱们到南郑以后，宜聚不宜散；第二，使霸王无

西顾之忧；第三，三秦不为严备。不然，要留着这个栈道，我们这十万人都是山东之人，到了南郑一旦水土不服，今天走仨，明天走俩，天长日久就散了，这是一。再者说，项羽也不放心我们哪！有这条道奸细可以往来，知道我们养兵练将了，也许会进兵来打我们，来个先发制人。这是第二个对我们不利。再就是三秦注意我们，关津隘口必派重兵把守，这是第三个对我们不利。我一听，对！那你就烧吧。他说大王要是骂他的时候，让我劝劝您。”

“嗯！就这一条要命的道，烧了之后，将来我们怎么进兵呢，你没问问他吗？”

“我问了。”

“他怎么说的？”

“他说，烧了栈道，有旁路可通。我说那你就烧吧！”

“他说有旁路可通，由打哪儿走？”

“这我倒忘了问了。”

“实在是荒唐！这么要紧的事情，怎么能不问问呢？再者说，他说烧栈道的事，你怎么不跟我讲？”

“当时可不能讲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当时跟您一讲，您一定不能叫烧，也容易使众人的心思紊乱。要是栈道烧不成，对汉家是很不利的，故此未向大王言明。”

“唉！如今栈道也烧了，你也没问清那旁的路是打哪儿走，将来养足了锐气，可打哪儿发兵啊！”

“这点大王可放宽心，您还不相信张良吗，将来发兵自

有办法。”

“这多么闷人哪！”

刘邦这时也无可奈何，只有到南郑去，以后再说吧。刘邦等众人上南郑暂且不提。

再说张良带着八个差人往回走。这八个差人是张良由韩国出来时带来的。从咸阳出来时，每个差人一匹马，每匹马背上都驮着两个大包袱，分量很重，因此差人们一路上都是牵着马走的。最难走的路就是这孤云山栈道，刚过来接着又往回返，真是人困马乏。差人们边走边唉声叹气：“唉！这道儿是真难走哇！”

张良见差人们走的有点太累了，才说：“咱们歇息歇息吧。”

“那可太好了！”

“你们把包袱由马背上卸下来，让牲口也歇息一下。”

“是！”

差人们照办了，然后席地而坐。

坐下之后，张良和这八个差人说：“你们跟我由韩国出来以后，看我所做的事情，是向着楚家呢？还是向着汉家呢？”

众差人相视而笑，心说：丞相这是何意呢？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儿，还用我们说么！所以都笑而不答。张良问：“怎么谁也不说话呢？请说吧，说错了也不要紧哪。”

这八个差人可不是一般的差人。有这么句话：与虎同眠焉有善兽，与凤同飞必出俊鸟。这八个差人由韩国出来，侍候张良能是糊涂傻子吗？其中有一个就说了：“丞相，自从

您跟随汉王以来，处处给汉王出谋划策。伐秦时，是您出的计策才取下武关、兰关。秦国三世皇帝归降以后，项羽大兵进关后，设鸿门宴要害汉王，您保驾前往，使汉王安然无恙。之后，您又同老王爷项伯，都尉陈平定计救汉王上南郑。这些不都说明你向着汉家吗？哪有一点儿是向着楚家呢？所以，我说您是向着汉家，您看我说的对吗？”

张良摇了摇头。众人见张良摇头，心说：这是表示说的不对呀！难道是为楚家吗？众人都有点不理解。张良笑了：

“你们都以为我为汉家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不然，我是既不为汉家，也不为楚家。”

众人一愣：“丞相，您既不为楚，又不为汉，为什么问我们，您做的事情是向着楚家，还是向着汉家呢？我们更糊涂了，那您到底是为谁呢？”

“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。你们都没有看到，其实我谁家也不向着，我是为使天下太平，百姓免遭屠戮。你们想，当初两路伐秦时，楚怀王给刘邦、项羽两人订的约，谁先进关谁为君，谁后进关谁为臣，这是天下所共闻的事。刘邦先进的关，按怀王之约，应当为关中之主。可是刘邦才有十几万人，项羽有七十几万人，他能甘心吗？两下一争一斗，必使三军遭杀戮之祸，百姓又蹈涂炭之灾。所以我从中周旋，就是为了避免他们两家打仗。如今汉王带兵也上南郑去了，今后也就打不起来了，从此天下太平。你们明白了吧？”

这些差人，听张良这么一说，有的好象明白了，有的还在笑。张良问：“你们还笑什么？一定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吧？”

不明白就说出来吧。”

“我们笑的是，您的话我们还不明白，你说汉王也上南郑了，今后就打不起来了，从此天下太平，能太平得了吗？”

“怎么太平不了呢？”

“我看不但太平不了，可能仗打得会更大。”

“怎见得？”

“您跟汉王分手时，答应回去给汉王办三件大事：一，让霸王迁都；二，访一个兴刘灭楚的大元帅；三，说服天下诸侯，叫他们弃楚归汉。又让汉王到南郑以后要养兵练将。丞相，这不都是为了将来打仗吗？怎么太平得了呢？”

“难怪你们有这样的想法，其实我那样说，是为了安抚汉王的心，不然，他们怎么能安心上南郑去呢。现在就叫你们明白明白，你们知道这些包袱里包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吗？”张良说着一指这十六个大包袱。

“丞相，这包袱里一定是从秦国府库中得来的宝物。”

张良摇了摇头说：“打开两个看看，你们一看就明白了。”

差人们打开了两个包袱一看，都傻眼啦，原来是硫磺盐硝，是放火之物。忙问：“丞相，带这些东西何用？”

“放火呀。”

“放火？”

“对，这十六个包袱里都是放火之物，回头咱们往回走时，走一处烧一处，把这三百里长的栈道都烧掉。栈道没有

了，无路可通了，刘邦、项羽谁想打谁，也办不到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噉！”差人们这才明白，丞相真高明……

张良说：“你们明白了就好。都歇过乏来了吧？”

“歇过乏来了。”

“把包袱还驮在马背上，咱们边走边烧。”

“是！”

张良领着这八个差人，随走随烧，把这孤云山变成了火焰山，三百里长的古栈道，就化成了灰烬。

栈道烧了，十六个大包袱也没了，这八个差人骑上马随张良回到大散关。这时候大散关还没有人把守呢。因为这儿归上秦管，章邯还没派兵来呢。张良跟八个差人说：“你们看，这里的景色好不好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咱们游历一番如何？”

“好哇。”

张良领着这八个差人在大散关以里，三秦的地方游历了四十天。在这些日子里，表面上是游山玩水，实际上是察看各处的地形，每天白天看晚上画。

这一天，走到安平关，安平关离咸阳九十里，张良一进关，就见迎面来了几个人，一个个手里都拿着绳子，一见张良就喊：“马上坐的是张良吧？下来吧。来，把他绑上。”

张良一愣：“你们……”

“愣什么，下来吧，准知道你打这儿回来，告诉你吧，在这儿等你半个多月了。”

“你们是哪儿的？”

“哪儿的，军师府的，老亚父范增派来的，你竟敢擅自放走汉王，痛快点，下马来服绑吧。”

“慢着，你们是军师府的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是范增亲自派你们来的吗？”

“不是范增亲自派来的，敢拿你吗？在这儿等你半个月了，痛快点吧，还叫我们费事儿是怎么着。”

“先别忙，我算算。”

“你算什么？”

“算算日子。”张良一算不对劲，范增由打咸阳动身去彭城，给楚怀王上尊号。他走后十天，汉王开始出发上南郑，到现在多说有五十天，加上范增走后的十天，是六十天。等我半个月了，去掉十五天还剩四十五天。四十五天的时间范增都到不了彭城，能回到咸阳吗？想到这儿张良笑了：“哈哈……”

“您笑什么？”

“你们说实话，究竟是谁派你们来的？从时间上算，四十五天范增都到不了彭城，能在四十五天内回到咸阳吗？”

这几个差人一听，也都乐了：“张先生，真有您的，我们是吓唬吓唬您，没想到您真沉得住气，叫您这么一算就给算出来了。跟您说实话吧，我们是王府的，奉老王爷项伯的旨意来接您的，我们才到这儿三天就把您接着了。”

“你们既然是王府来的，奉了老王爷之命来接我，为什么要说是军师府的呢？”

• 8 •

张良把脸往下一沉，显出很生气的样子。

“张先生，您别生气，是这么回事，您不是送汉王去了么，因为前些日子传到咸阳一个消息，说刘邦上南郑，过孤云山栈道时，因不戒于火，把栈道给烧啦，都说刘邦这回可完了，他这辈子也甭想回来了。老王爷项伯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他可就着急啦，他倒不是为刘邦回不来了着急，您不是送刘邦去了么，怕的是把您也隔在孤云山那边回不来了，再也见不到面了。这天正好陈平都尉到王府来，见老王爷唉声叹气，一问才知是为您担心，他说：‘老王爷，您甭担心，张良准回来，您可以派人到安平关去等着，要接不着他，您拿我是问。’老王爷听陈平这么一说，才派我们来接您，真不出陈平所料，到这儿就把您接着了，老王爷要见到您，说不定怎么高兴呢。咱们上马走吧。”

“先别忙，你们话还没说清楚呢，既然是王府派来的，为什么说是军师府的，还要拿绳子绑我？”

“是呀，您别生气，这不是没真绑您吗？它是这么回事儿，原来是陈平出的主意，他说您在王府曾吓唬过他，把他吓了一身汗。他叫我们也跟您开个玩笑，也吓唬您一下子。我们说：‘那可使不得，他要怪罪下来，我们可吃罪不起呀。’他说不能，说您是韩国的丞相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绝不能怪罪你们，回来以后我有赏，所以我们才斗胆和您开了个玩笑。”

张良听到这儿，又是高兴，又是生气。高兴的是，烧了栈道的目的之一是为麻痹楚家，使楚家认为刘邦回不来了。楚家就是这样认为的，是不戒于火，而不是有意把栈道烧了。

我就是要他们有这种想法，已经达到目的了。生气是生陈平的气，常言道：勤有功，戏无益。平常开玩笑都是不应当的，何况跟我开这样的玩笑呢，真是更不应当了。想到这，张良跟项伯派来的差人说：“我不怪罪你们，你们先回咸阳去吧。我打这儿回韩国去了。”

“怎么您不回咸阳？”

“是的，因为我去送汉王，是借着回韩国替霸王去封王，偷着去送汉王一程的。我要回到咸阳，一旦霸王知道了，那还了得，因此我不能回咸阳。”

“张先生，您无论如何得跟我们先回咸阳，哪怕见了老王爷您再走呢，不然，要不把您接回去，我们可吃罪不起呀！俗话说，大人不把小人怪，我们这儿给您跪下了。”

说到这儿，几个差人跪在张良的面前苦苦哀求。张良原来本想回咸阳去看看，看看诸侯回国的情况，所以他想了一下才说：“你们都起来。”

“您答应跟我们回咸阳啦？”

“回咸阳可以，可是我有个条件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？您请讲。”

“就这么公开回咸阳可不成，前边我说过了，我是借着霸王的旨意回韩国的，是替霸王去封韩王偷着去送汉王的，我要公开回咸阳，叫霸王知道我没回韩国，是去送汉王去了，我也吃罪不起呀。要让我跟你们回咸阳，我得天黑进城，不然我是不回去的。”

“张先生，只要您跟我们回咸阳，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我们听您的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

张良跟自己带来的差人说：“你们先回韩国去吧，我到咸阳看看就回韩国。”

“是！”

这八个差人由安平关动身，奔兰关、武关就走了。张良一个人跟迎接他的差人回了咸阳。傍晚时来到咸阳城外，张良说：“你们先进城，到王府以后，除了老王爷，不要让别人知道我回来了。把王府的后门打开，我在要关城的时候进城，你们在后门等我。”

“是。”

差人们进城到王府，早有门官到书房报告：“启禀老王爷，接张先生的差人回来了，求见。”

“叫他们进来。”

“是。”门官传话：“王爷书房召见。”

差人们走进书房，“禀老王爷，小人奉谕去安平关接张良，已经把张先生接回。”

项伯一听把张良接回来了，很高兴。心说：不怪陈平说，派人到安平关去准能接回来，问道：“张良呢？”

“还在城外头哪。”

“怎么不进城呢？”

“他说，得等关城的时候进城。”

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为了不让人知道，还叫把王府的后门先打开，他由后门进王府。”

“噢，快把后门打开吧。”

“是！”

差人到后花园，把后门打开一看，张良在门外站着呢，忙说：“张先生，您等半天了吧？”

“不，我也是刚到。”

“请进，老王爷正等着您哪。”

张良走进王府，来到书房见了项伯说：“老哥哥，叫您盼望了。”

“快坐下，子房啊，你去送汉王这么多日子没回来，可把我急坏了。听说汉王过孤云山栈道时不戒于火，把栈道烧了。我想这下子完了，你回不来了。多亏陈平，他说你一定能回来，叫我派人到安平关去接你，说准能接着，我这才派人去接你。你怎么去了这么多日子呢？可把我急坏了。”

“老哥哥，我这不是回来了么！其实，我并没有送汉王多远，只送到大散关我就不送了。我跟汉王分别以后，看三秦的地方很好，我想天下也太平了，就在三秦各地游览了一番，故此回来的迟了一些。”

“你回来了就好，我真担心见不到你了。唉，栈道烧了，刘邦永远也回不来了。”

“老哥哥，我在三秦游历时也听说了，刘邦不戒于火把栈道烧了，这也许是天意吧。”

“唉，子房啊，你回来就回来呗，为什么不正大光明地由前门而入，而进后门呢？”

“老哥哥，您知道我是假借回韩国去送汉王的，哪能明着回来呢，所以我是等到要关城了才进城的。我所以要进后门，那是因为我不愿再见到陈平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跟我开了一个不应开的玩笑，这要叫霸王知道了，那还了得么！”

接着张良就把陈平怎么叫差人在安平关假冒范增派去的人，要绑自己的事说了一遍。项伯一听说：“这可是陈平的不对，我得说说他。”

张良说：“您也别说他，今后我永远不见他了，为避免和他碰上，我才进的后门。”

哥俩说了会儿话，吃罢饭，张良就在书房歇息了。

话说次日，张良起床，梳洗完毕，问差人：“老王爷在哪？”

“上朝了。”

“嗽，你们把后门打开，我去到街上走走。”

“是。”

差人把后门打开，张良由后门出来，在街上散步，想顺便打听打听各路诸侯回国的情况。正走着，见前边有两个老者，看年纪，一个七十多岁，一个八十多岁，须发皆白。这七十多岁的，拄着棍子，牙都没了，耳朵还有点沉。就听这八十多岁的，跟七十多岁的说：“兄弟呀。”

“啊——”

“我呀，八十多岁了，这回可开了眼界啦！”

“开了什么眼界啦？”

“兄弟，你见过有把道喜的给杀了的吗？”

“唉！这事可真新鲜，谁把道喜的给杀啦？”

张良听这两位老者一问一答，很有意思。心想：怎么把

道喜的给杀了，我可得听听。他跟在这俩老者身后听着。这八十多岁的又说：“谁把道喜的给杀了？还能有谁，就是那爱杀人的霸王呗，是他把道喜的给杀了。”

“啊！我说……你……你别提霸王好不好哇，我一听这‘霸王’二字，我这腿就哆嗦。霸王不讲理、爱杀人。那秦国的三世皇帝——子婴，已经在西路伐秦大元帅刘邦的马前归降了，这不就完了么。可是霸王还叫子婴在再归降一回，说归降西路元帅不算，得归降他这东路元帅才行。自古以来，也没听说有归降两回的呀。再说呢，杀降诛俘与理不合呀。那霸王，在子婴二次归降的时候，楞把子婴给杀了，百姓们这个骂呀。这一骂不要紧，霸王一声令下，杀了八千老百姓于咸阳。那天我在门前站着，家里人把我拉进门去把门关上了，要不，我也被杀了，你可别……别提霸王了。”

“好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就不提他了。”

张良一听，霸王把道喜的给杀了，心说：不知这事儿是真是假？要是真的，可就更不得人心了，更显得刘邦仁爱了，这到底是把哪个道喜的给杀了呢？这时，就听这七十多岁的老者又问道：“老哥哥，真格的，霸王真把那个道喜的给杀了？”

“你不是不让提霸王吗？”

“唉，小点声我明白明白。”

张良也觉得这位七十多岁的老者可笑，他怕提霸王还要打听。小点声，小点声能听得见吗？我也想明白明白。他紧走几步来在两位老者的身背后，就听八十多岁的说：“把哪个道喜的给杀啦？他把韩王给杀了！”